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22.6523  
0024.073  
:19





廣德州志卷五十五

藝文志 碑記三

碑記三

重修廣惠廟記 以下廟

宋 湯耘之



至神而妙萬物盛德而祀百世夫英靈之間見若此豈偶  
然哉是必運協休嘉時當會遇故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  
有所為矣王之生發祥於天其所由來固自不凡乃興水  
利以溉東湖百頃之田旋顯陰功以庇西祠千里之地水  
火兵革有求斯獲雷風電雹變化莫測故縣縣廟食從古



元  
卷五十五  
一  
至今自江之左浙之右皆奔走奉祀凡行旅之出塗者亦  
必進禮而去桐川之氓仰食山田水無所瀦又無所洩旱  
則苗稿潦則苗溺每逢霖亢拱手待殍惟禱於王恃以爲  
命故其事之也晨昏之香火是謹歲時之烝嘗是力信之  
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其精神所感每至於駭心  
動目是宜金帛之輸日富而廟像之飾日盛焉原廟之建  
肇於西漢由漢以來垂千數百年而王之英靈凜然雖郡  
更回祿而廟獨歸然豈非天以王福東南之民而益大其  
祀與紹興三十一年夏六月延平曹公紱自尚書郎來守

是邦視篆之二日祇謁祠下顧瞻廟貌雖喜其氣象雄勝  
甲於郡境然修葺以來閱日滋久非因故爲新何以揭虔  
妥靈乃偕通守錢公肅之捐秩俸以爲之先郡人勸趨爭  
出以自效遂得以益治其廟爰諏良日眾工齊事凡棟楹  
樑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益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  
漶不鮮者皆撤而易之無不極其壯麗於是朱樓華殿昭  
映於叢林之中而遙岑列巘回環於綺疏之外既聳萬日  
之堵觀且慰四面之歸心焉是歲七月常暘涸流勞農閔  
雨公乃齋祓舍王於黃堂以禱之鑪煙未絕頃刻霧霏越



九月秋成在望連陰釀雨公又齋祓禱於祠庭曾未旋旆而晴暉已動於扶桑一時臺艾歡謠載路以為有年之慶非惟仰王昭答之速抑以佩使君活我之惠顧不休哉竊謂雨暘天事雖有智者不可以力致今乃取必於神如齋券探囊莫不如意此無他惟一於誠而已蓋誠之為道始以盡己之性而終與天地參誠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惟夫修胸中之誠盡恭敬於幣之未將昭忠信於蘋之可薦於以交神明於恍惚則真精之至潛通肝鬢其於感召有可必之理然則公之所以興廟事而乞靈貺遂至

來格於一念之頃者用此道也倘使誠之未至而徒務藻飾焉能若是故人徒知千騎一顧而邃宇眈眈碧瓦差差以為與神意合所以獲雨暘之應殊不知公特以寓其誠爾今繕修之工雖尺椽寸甍亦且不苟可以見誠之所在則神之應禱捷於影響不亦宜乎邦人感使君之為民邀福於神也而以記屬耘之辱在同里敢以固陋為辭乃為之書紹興三十二年二月既望左朝散郎新差通判處州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湯耘之撰

要事



案祠山廟記見事要指掌者不可勝計獨此綜叙簡括且係郡人湯耘之所撰故特錄之餘詳壇廟後皆倣此

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朝楊苞

自京兆暨郡邑稱威靈顯赫者惟城隍尊神其惠澤蒼生者甚大而臨莅方州者至遍也憶先大父忠烈公令虞山有告城隍文言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臨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不能欺神闇對幽微不慚自知不能不畏神知握符四年地方幸無災患得釋負職掌此非人力也默

佑陰騭敢忘神庥予夙昔佩銘彝箴罔或稍教今濫竽桐泐閱四朞矣箕風畢雨有祈必應萑苻狐鼠有發必誅臺艾歌樂翬稚嬉怡豈予涼德克臻此盛哉蓋仰藉神庇得與桐民蒙嘉惠而樂康阜耳顧祠宇頽陋圖像黜昧非所以答隆貺也迺捐廉倡募鳩工庀材命司屬監修舊制闕恢新規鬱鞞今廟貌雖飭不過稍致予報酬之忱云爾至於境中休戚相關予為客而神為主客瓜及當遷主則千萬年血食茲土客或耳目有隱蒨精力有懈弛皆賴主之者曠其衷而匡其闕矣乃為之銘以鐫於碑銘曰星土山



川神光旁魄英爽端臨隆威儼赫桐土凋殘神祠庠圯子躬拜贍予懷孔悵爰諏良辰新廟奕奕殿角晃巍煌輝丹碧巖巖城墉爲金爲石沄沄隍水如環如璧拱撓神基肅雍清莫雨塊風條黍苗庭碩曰億萬年民忻神懌

楊志

范文正公祠堂記

以下祠

宋汪藻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之所淫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安國家定社稷服邊境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前人功名之盛以爲數出于偶然不知早以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聖天子有爲之時其立朝如史魚沒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固不得而紀之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參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



論之語於屏比去至字無所容案李志作至寓無所蓄今據年譜改貧止一

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

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高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

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

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於時慶善乃

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

於戲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顯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

實盡忠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亦

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

尉之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語公而予幸從

慶善得公之詳與夫事上舉無所愧安得後世不采以補

此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

亦不苟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

何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萬曆志

四先生祠堂記

元梅應發

桐為江左偏州前代建邦選侯若僚案率多偉特文正范

公聲氣振舊志拂蓋壤天聖初解褐來參軍剛直盡職拔



貧取費聘名士淑學者汲汲以文事為己任逮治平中紫微舍人毘陵錢公輔字君倚出牧尤篤教養學在北徒之

舊志作至誤

東南規制完美且出學論文一篇諄復勸誘使桐

人父兄詔其子弟於是士競於受教精業成行而陟儒級

冠禮闈首銓選者班班有明效中更宣靖覺宮燼於兵火

敷文中書洪公復興之作原學以示諸生眾心愈策勵中

興百餘年大科異等於斯為盛濟濟多士克光廣德

舊志脫克

光廣德四字

皆數公培養激昂之力也學有浮溪汪內翰所為

范公祠記謂公歿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

以詩誌公之事刻之范公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

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

使學者世其祀此祠之所由始也其後紹定二年更作思

賢范錢洪三先生祠于講堂之東丰采如生槩矐可度士

益知所原本乙亥師旅之餘

案乙亥宋恭宗德祐元年也是年四月元兵入廣德王汝

翼等皆殉難故當時稱乙亥師旅益信選舉志書吳琦乙亥死王難為在是年矣事詳忠烈因可互証附識於此

禮殿僅歸然獨存他則非舊貫至元二十一年古博秦侯

以府判提調學事日擊心惻慨然撤而新之且謂范公亭

一詩發文正之幽光者孫覺也方荆公以新法毒天下公



在言垣造膝切諫力排王呂清風凜凜終古不磨今遺祠  
 眾芳所在不宜獨遺孫公於是匹三賢而並祠之儀形莊  
 正冠佩肅然思賢之舊迹燦然矣訖事屬予為之記惟汪  
 樓二老珉刻如燭火日月之前余曷敢僭辭弗獲則復之  
 曰學為儒者之事也儒道之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  
 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帝王以來所以縣延國  
 壽舊志作金玉王措天下於安靖和平之域者皆由此舊  
 效作儒也功利之學可並語哉然必有先覺覺後覺以大學  
 之明德新民中庸之修道立教為之範圍曲成使家稷人

舉而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參錯天下皆足供一世之  
 器使則庶乎人不得以賢者無益於國藉口惟四先生根  
 柢經籍模楷聖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雖所就不同  
 而以道牖民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蓋不特私桐邦而已  
 也則夫尸祝而社稷之也固宜吁秦侯之興廢補闕揭前  
 修之懿則於禮義之地豈直為觀美哉所以維持名教也  
 今而後衿袖趨鏘於石室朕朕謂高朕舊祀之傍縉紳登  
 降於益州張像之側盍亦思前賢之尺度舊志度下持身  
 者如此追琢前人者如此功名節義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者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徒朝夕裳舄之瞻遵  
 豆之薦而已乎此則四賢所以祠之由秦侯所以復祠之  
 意祠既就欲悠久勿壞乃委郡人前教授韓起焱董祠事  
 焉侯贊郡五年有治理效凡民瘼必心誠求之多所惠利  
 人懷遺愛兩邑皆有碑飾學政舊志作飾  
改學誤補史板於郡政  
 尤致力侯名德用今秩承直郎至元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朔郡人前中奉大夫梅應發記南畿志

廣德州儒學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明周敘

士君子之克有為於世者必克先立乎志志立則事業聲

光隨之以著非偶然也孔子曰志士成仁孟子曰士何事  
 曰尚志聖賢之言不外乎此夫志之所嚮鬼神不足恃其  
 幽金石不足恃其堅山河兵革不足恃其大且險無不可  
 以格而化之況施之於事功乎不然史何以亦曰有志者  
 事竟成余嘗讀列傳慕范文正公之為人夷考其言有曰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又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出守饒郡謝表有云此  
 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  
 平生之志槩見諸此而正大剛直之氣足以充之故其發



於行事卒有以副之焉公自少刻苦力學大通六經之旨  
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其  
任職也日抱其獄與郡守爭是非未嘗少撓在官貧止一  
馬其去任也鬻馬徒步以歸剛勁之節清苦之操見於初  
仕已如此迨其大用正色立朝輔佐天子經綸治道威權  
有所不避貶黜有所不顧雖或補外郡撫邊郵而其心未  
嘗一日不在朝廷其身富貴矣然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  
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卹族人汎愛樂善  
士多出其門下嗚呼何公立志之堅始終如一而不替耶

宜其偉烈休聲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爲終窮令人景仰  
之而益深焉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  
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後之爲守者遂求遺像置學  
宮以祀之世殊代異廢興靡常寢就湮沒惟宋汪內相藻  
樓亞相鑰二記石刻具在正統乙丑監察御史劉公甄巡  
歷過之見二碑樹於明倫堂詢其故慨然命知州劉詵卽  
故址重建未覆瓦而劉去又三年漸就傾圮正統丁卯監  
察御史齊公讓羅公篋王公永壽熊公鼎相繼按臨時當  
塗知縣張崑來攝州事羅公俾崑鳩工葺理之覆以陶瓦



繚以周垣功未竟而張復代歸是秋羅公再至顧瞻慨惜  
 遂命知州鄭賢判官郭翔重加修繕且以訓導焦榮董其  
 事祠外更置門題署之未幾祠宇像貌煥然一新羅公復  
 為文率屬致祭於是州人士庶奔走瞻仰而文正公之神  
 靈精爽儼然如在得不有想慕遺風奮然力學如昔之擢  
 進士第相繼而起者乎賢乃具書徵余為記余不敢以蕪  
 陋辭特掇其大要著之嗟夫先賢有曰士希賢者當志伊  
 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今亦曰士君子當學顏子之所  
 學志范文正公之所志而已耳謹記南京翰林院侍講學

士奉訓大夫前兼修國史兼經筵官吉水周敘撰

文林郎  
江西道

監察御史潮陽魏齡書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濠梁柳  
 春篆景泰三年歲次壬申秋八月吉日知州鄭賢同知辰  
 泰判官郭翔吏目章文瓊學  
 正孫達訓導焦榮鄭傳立石

翠渠周公祠記

鄒守益

君子之學以天下為一家其事君也若事其父兄也其使  
 民也若使其子弟也事君如父兄其有弗忠者乎使民如  
 子弟其有弗愛者乎忠且愛焉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求盡  
 其心而已矣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故夫赤子之  
 無知至難保也而女之不學可以保之民之能言其情視



赤子易矣而縉紳大夫之學或不能焉誠不誠之別耳吾  
讀翠渠周侯瑛之自志其墓曰居官行己每事自檢於心  
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侯之敷政也其知本乎故其  
守廣德也巡行阡陌視勤惰爲賞罰教之蠶繅以法嘉湖  
而農桑之利興修明倫堂勸萬桂山退省有軒道義有門  
而學校之教崇廣孝有錄而喪祭之禮嚴廣慈有訓而溺  
女之俗革祠山有辯而鬼神怪誕之說熄九載政成陞禮  
部郎中以去歷四川布政使老歸於家去州三十餘年矣  
而州士民猶喁喁追思曰周侯吾父母也正德壬申知州

劉君節因民之思建生祠于道義門之右遣使莆田繪侯  
像以祀焉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求知於人者可能乎如保  
赤子上所以恤下也民之父母下所以報上也誠之功用  
遠矣哉嘉靖甲申守益出判是州肅謁祠下而湫隘弗稱  
迺議建新祠於復初書院之後奉文正范公居之而移侯  
以嗣文正公之位加修葺焉及官南都復請於巡按李君  
儼立石廡下以彰侯遺烈風於有位使州人永受赤子之  
愛時張君邦教自池攝州事遂狀以請曰知侯者莫如子  
逾年知州喬君遷復速其成迺推侯敷政之本以歸之復



爲迎享送神詩以遺州人俾歌以祀焉其辭曰桂樹生兮  
重重溪流益兮溶溶孰浚而封兮伊侯之庸我有父兄兮  
侯使嗣之我有幼穉兮侯使育之我生未厚兮課之我德  
未正兮淑之猗侯之德兮胡弗思橫山兮蜿蜒大洞兮幽  
幽三峰兮峩峩桐川兮悠悠將侯無歸兮尙其來游采溪  
毛兮薦芳折桂枝兮以舞華榜兮在門道書兮在几嘉稷  
兮在盛量帛兮在筮侯之來兮欣欣將報祠兮終古厲志

鄒東廓先生祠碑記

耿定向

余不敏於文成先生之學篤信之若此者非歆其微言奧

論足發前賢所未發也第聆其一二詭語漫談便知先生  
之毛孔竅皆靈透矣非歆其文章璀璨膾炙人口第卽  
其發教公移便知先生之神情睿知貫徹於盜賊孺稚矣  
抑非歆其功業掀揭寰宇大用顯行第卽其晚年省身克  
己益密益嚴便知先生之眞修實踐可法可傳矣乃若先  
生及門諸賢有得者不尠顧實承傳秉正印者余惟歸心  
東廓先生一人而已蓋自文成沒而承學者或宗楊志樂  
體以爲自得乃先生諄諄言戒懼承學者或耽虛寂以爲  
精深而先生則曰洋洋發育峻極不是元空卽寓之三千



三百承學者又或矜智見以爲元妙而先生則曰庸言庸行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諸緒論余早年聞之未之深省以爲名理常談耳今行年六十外涉世之久目擊承學之弊之衆始惕然深識先生之苦心恒誦諸語以爲確然孔孟之嫡脈聖人復起不能易者第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稟學也維時年而遲暮矢服膺斯訓以沒世耳維昔嘉靖中先生以太史左遷於此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開示來學聲教暨於鄰封興起者頗衆嗣余督學駐宛陵距先生去之日已歷三紀風韻猶存竊咨歎曰藉令先

生當年直陟揆席如此功化此中何可覩耶彼勢位殫於一時者視先生所畱孰多哉願願承服其學者深味先生斯旨以身發揮不炫驚於近世之異說詖論令斯學寢昌寢明庶所以俎豆先生不虛也萬曆十七年己丑孟夏後學楚黃耿定向謹識

萬曆志

重勅東廓鄒先生祠記

李得陽

君子之教苟有所寄以聲吾道於無窮不必盡取諸已也東廓先生當世之以道鳴者也世宗時上書言得失事剴切獲罪以內翰出爲吾廣德判形迹隆殺卽孺子章章辯



之矣先生處之獨不爲之芥蒂蓋超如也亡論文章政事彪炳耳目爲海內冠冕謂州之人士多於庸敏是可與語道術者乃以道爲州人倡州之人是以得聞道術而習於其說是時四方響應弟子日益眾則爲之闢書院於學宮之後而顏之曰復初蓋取朱子明善復初意也政事之間則日進諸生而庭教之兼爲置學田若干頃以膳諸生州之道術遂爲諸郡雄先生亦相與樂於形迹外矣吾州故有范公文正王公靜學周公翠渠三先生祠於學舍傍載在祀典以時展祭崇功德也先生行矣州人思之爲之立

祠以匹三先生春秋尸祝之者若干年於茲矣自先生之去更無能以道術爲吾州鳴州之所謂道術亦寥寥也甲戌冬中淮吳公來守吾州銳志斯學奮焉振之羣諸生於書院俯而讀仰而談耳提面命一如先生之舊州之人士復有先生時風公之化也越明年公謂先生之祠圯而不修也又謂先生之闢書院而不獲祀於其所也乃蠲日月遷先生於院後之隙而專祀之堂宇爽亢東西廡及門戶丹堊一以法故復浚池祠前亭於其上扁曰靜觀貌先生像於院閣之上畫圖書於院閣之簷旣竣事以余志於學



也謂有以記之夫人忘斯怠感斯奮中淮公親以道率諸生諸生既響應影從復像先生以寄人思則後之覩光儀而趨拜者將必惕然省躍然奮以求所謂進於道公益不必諄諄面命而自將樹風聲於永久公之意豈其微哉先生故陽明之高弟也其學以良知爲說今世學者既靡然嚮風矣嘗謂聖人之道猶天然天以一元運於四時陰陽寒暑各以時至而成其大聖人之道思學並傳殆罔並戒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以成其全自洙泗以達濂洛用此道也先生慨學者徒以聞見汨其知故特爲提醒之而學者

不得其微過於低昂遂動與朱子操戈入室殆非先生意矣或者先生得魚兔而忘筌蹄學者乃欲舍筌蹄而求魚兔耶中淮公於學無所不闢博雅宏邃旣不遺於聞見之知而茲且游心於德性之知所謂覩聖道之大全者非耶學者由公之全以各復其初是則先生意也後之嗣公者當與先生並休矣猗歟盛哉先生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告成於是年五月計若工幾千幾百計若金幾十云

萬曆志

奉詔新建表忠祠記

吳同春

予自幼喜誦往古事每聞諸長老談國初死事諸公輒移



足傾耳意亶亶不倦聞王公叔英死事在廣德葬祠山之麓輒又慨然興悲曰安得一至其地招其魂而一下拜與萬厯甲戌子謬舉春官被上命來守廣德次年春有事王公之墓拜祀如禮已而陟其巔披荆榛摹東里楊公題石讀焉徘徊瞻顧不忍去廣德父老又復陳說公之事較往聞加詳云無何大中丞宋公直指使鮑公詢公狀蓋奉今上改元詔欲立祠於地以祀也咸咨于憲使馮公馮公謂同春曰若守其地知死於地者爲詳其悉核以來且議所以祀者同春唯唯受命復詢於諸父老父老益復詳其事

乃爲狀報馮公曰王公之墓實在今祠山之麓其祠在祠山後郡往縣路之傍當宋時有岳武穆者有功於地後人思其功竝祠二公名精忠今核往牒有練公伯尙者謫州倅最久其子子甯以節死王公之配金安人聞王公死亦自經其二女就錦衣獄同墜於井王公在廣德安人與二女在金陵精魂不相屬宜特爲祠於王公之墓而以安人及二女附焉道傍之祠附練公之主專祀二公馮公曰臣之死君妻之死夫子之死父其義一也特祠於墓附主於祠議善王公主在精忠者不宜撤仍爲三忠報宋公曰可



報鮑公鮑公如宋公祠之費艱卽以兩院之贖鏹飭材鳩工不逾年而祠成同春率父老子弟拜祀於中觀者環堵追往悼昔有泣下者嗚呼忠義者人生之天性也時平則握章縮綬孰非臣者言及變故又孰非以忠自許者及肩患難何苟免者多而忠者寥寥也公以募兵至廣德欲使宗社危而復安志何壯也聞靖難兵入而卽引決見何足也自經銀杏絕命有辭其就義何從容也妻不忘夫女不忘父駢首于異境略無流連難割之念其儀型何端而風化何美也是時人情洵洵接一語識一面者猶懼窮治黃

冠者流不肯公約收骨而葬祠山其中孚之格物何速而忠義之感人何深也嗚呼大事已去神器有歸公舍生殉義于草萊如天命何然食祿忠事主辱臣死公唯知吾所爲之爲是耳與其忍心而生孰若全仁而死之爲安耶他日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噫公之死豈惟公見其爲是文皇帝亦諒之矣卒之二百年後一時風紀諸公猶得奉明詔表公祠慰公幽魂而發潛光蓋公之忠天地與永日月與昭萬世之人心不改則公忠義之在萬世猶一日也且公當聞難之日以久生爲累爵祿爲浼身旣不



有又何暇計後世之祀與不祀哉獨上破數百年之見立  
千萬世之標明忠義于人人使知殉君之臣雖死猶生後  
世尚有錄焉則聖心之人符堯舜而聖德之廣同天地矣  
祠凡三楹中爲龕一主四前爲祀所亦三楹傍爲祭庫并  
居守者又前爲門門之外有溪新甃以橋其至祠之徑闕  
狹爲垣則新施於濮氏道傍豎坊以表神道工訖不容無  
記同春記曰曩當鮑公之報命還也同春自畱畿謁今大  
中丞王公取道辭公於姑孰公以少司徒汪公所爲表忠  
錄予焉同春以祠額請公曰宜卽額表忠今額之宋公名

儀望鮑公名希顏王公名篆汪公名宗伊代宋公者胡公  
執禮而唐公練今鄭公國仕又皆繼鮑公先後三始終祠  
事實維叔吉云萬曆志

以上胡志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明唐順之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游  
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  
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  
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爲之書石余



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爲深宜爲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斲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爲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旣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爲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

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歉然不以爲足也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潁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蜀郡渤海之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不可理以柔道於是一切爭爲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刻深不可治廣德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

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懇是以侯旣去而人懷思之至今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爲之書以示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爲江西提學僉事皆宜書

新建廣德州豐備義倉碑記

蔣文慶

積貯之設舊矣歷代相沿因時定制

國朝深仁厚澤政在養民建立義倉周于海內皖省自陶



文毅公更名豐備每當年穀順成有司廣爲勸捐倉石貯倉以待賑恤之需有備無患法至良也乙巳秋予奉

命蒞皖藩甫下車知清苑王曉林中丞儀徵張勸庵廉訪商飭州縣一體籌辦多有成效而廣德未經舉行夫廣德古桐汭地也漢唐而後名宦莫著於宋范文正公司李遺愛比諸甘棠後世築景范亭以誌慕其地風淳俗美好義者應不乏人何斯舉之獨缺歟越明年丙午裕秀巖司馬適攝州篆捐廉購穀千石爲之倡於是彼都人士觀感輸將得穀共六千餘石秀巖慮不有倉厥穀將焉貯乃擇州

城正誼書院隙地創建之其建倉之貲則聽零星捐穀之戶折價經營之俟倉告成以在城暫存公所捐穀移貯之其南北鄉捐穀亦就近於公祠實存之先是予檄秀巖督勸通省輸捐穀與麥豆共數十餘萬石錢共一萬六千餘緡凡此可謂不辭勤勞實心任事者矣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酌三十年之通而民有十年之積此積貯所以爲天下之大命也然法雖畱於古行必待其人秀巖之督勸也如彼其攝篆也如此蓋能以實心行實政而獨肩勤勞足副大府仰體



皇上旰食宵衣子惠元元之至意而廣德爲范文正公遺愛之區予知觀感而興起者用克成始成終俾桑梓食德於無窮也秀巖索予爲文紀石爰略述其梗概以告後之牧斯土者

重修三台閣碑記

裕文

三台閣之設由來舊矣創自有明載諸志乘高居巽位藉茲疏洩菁華近傍離宮長此栽培靈秀乃閱年旣久畫宇將傾重葺乏人雕牆盡圯道光十年粵西金公鼎壽來蒞茲土念切文風勸眾姓之捐輸紳民踴躍循舊基而興築

梁棟光輝迨辛丑癸卯兩冬六出花飛曾積如山之厚四圍冰蝕又深朽木之虞職員陳淦等雅結同心共謀善舉倡於前而繼於後集腋成裘革其故而煥其新與接爲構窗櫺虛敞終嫌風雨漂搖垣壁周遮直等竹松苞茂金光飾頂乙向非宜翠色增華木德乃旺從此人才蔚起文名大振於笄山科第連緜奎曜常昭於桐泖矣是爲記

重修復初書院碑記

裕文

廣德舊有正誼書院乾隆四十七年州牧石公應璋以其地近市人聲喧雜諸生習文非所宜遂於學宮西偏另置



之更名復初初建鳩工庀材經費不敷結構雖成未能盡美肄業者寥寥焉道光十五年選職員陳淦等經理之大興土木規模氣象迥勝於前又於二十四年重修明善堂左文昌宮雕文飾彩煥然一新由是肄業者漸多膏火食饌亦支應無絀其培養人才之意至周且備將見羣相奮勉砥礪觀摩後之掇巍科登高第者相繼於無窮也不於文教大有裨益哉爰述其顛末而爲之記

創建延祀祠記

文翰

蓋聞鬼猶求食餒難免夫若敖魂失所憑厲竟成於伯有

是則後祀之延不特慰死者之心於地下亦足以抒生者之感於無盡也廣德自遭兵燹土著居民百不存一始則田園寥落滿目荒涼繼則客籍殷煩設心爭競以致各  
大憲委員查辦有歸主歸官之約遂使昔年故物半易其  
主揆之時勢亦出於事之無可如何者耳嗟乎良田美宅  
生前之汗血居多春露秋霜死後之馨香孰奉回憶從前  
創業之難求一酌之酒漿而不可得其能安居泉壤而能  
免若敖之餒消伯有之厲乎甲戌春予忝牧此邦每輿言  
及此不禁歎悼久之欲立祠致祭又艱於經費未果適紳



董吳建中范祖文王蔚張雲錦葛廷瑞步雲梯黎超羣濮陽楷聶子詹王朝彥董守謨戴崇恩蔡傳文張方來朱桂森等亦以此事爲請僉願各醵囊金成此善舉其計洋錢壹千叁百番卜吉於儒林坊建祠屋三楹另購田九十畝置東城內興仁坊市房樓屋壹所門面六間又仁德坊壹所門面三間歲得租息足以供春秋祭祀之需其數不敷予捐廉足成之以盡諸君子好義急公之至意是役也審眾情之所在行吾心之所安卒能使數十萬無主幽魂縣縣延延享祀不忒於以免餒而消厲則諸君子創首之功

豈不偉歟予不敏荒於筆墨爰念諸君子之用心良厚而亦藉以爲予補過之一助因樂得而爲之記光緒二年月賜進士出身知府銜署安徽廣德直隸州補授滁州直隸州臨桂文翰撰



廣德州志卷五十六

藝文志 雜著

雜著

萬桂山銘 成化十一年十月  
勒石 以下銘

明周瑛

有鬱者山據於學宮誰其作之人代天工陽嘘陰吸風氣

攸萃厥植盈萬曰惟斯桂我名此山 楊志誤名為  
銘今據碑 期於多

賢束茆大書於山之顛 楊志  
作巔 嗟爾多士為國偉器來斯登

斯宜奮厥志學宗孔孟業嗣伊周毋或怠荒以貽山羞 碑  
現

存



正心堂銘

龍大有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肅肅  
 其欽匪正于堂惟正于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理也植之  
 欲也摠之摠而勿畱植而日勁本體廓然萬善畢應奉先  
 而孝睦族而義服官而忠莅民而惠如彼金鏡瑩然以明  
 妍媸斜方物無遁形當其未瑩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  
 元錫凡百君子孰無斯鏡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銘之揭  
 思以育德上帝臨汝聖謨如日

楊志下同

讀書銘

龍大有

於赫上帝授中于民民胥受之或罔不純巍巍聖神贊天  
 彌治皓然六經重民以麗大宗之統洙泗禪焉齟齬仁義  
 莫續其傳或醕而蔽或奇而詆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  
 閩洛砥我中流播穫稻梁粲而餽之詔使來者咸饗飧之  
 楚楚學者實蕃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  
 以遠如失大侯貫革奚返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鸚鵡  
 巧言孔疾有範首路末節異轍如駘芻狗驅車以滅膺膺  
 周道孰其翳之龐龐四牧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為轡  
 左驂窮理石軸集義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



淑世對越天明雍容聖制泰山巖業庶馳以至服馬蕭蕭  
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其是是用作銘以相合志

圖書先後天跋序

以下跋序

王 畿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  
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所使君因偕諸學博  
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參默悟頗  
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  
予斬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一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  
義各藏一冊以爲通家傳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

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  
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  
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  
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  
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  
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  
明以仰承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爲學也使君  
念之哉

龍谿集

桐川古蹟樂府序

國朝 周在建



桐川爲唐宋名勝之區余承乏茲土七載簿書鞅掌未遑  
搜奇攬勝不免爲山靈所笑至昔賢舊址半湮沒於荒煙  
蔓草中嘗拜清容之墓訪其後人爲延師授讀其他廢墜  
尚不能盡爲修復且乘志闕略蔑由稽考時耿耿於心頃  
讀學博吳師在先生咏桐川古蹟樂府三十二首爲之快  
心爽目其寄托之深情諷喻之微旨得三百篇溫厚和平  
之遺繼自今佳山勝水厯厯在几席間卽賢人君子之芳  
徽高躅亦不啻覩其容止而仰其節概矣因急捐俸授梓  
公世以補乘志之闕略卽余數年來耿耿於心者於此亦

可暢然矣

乞免埋藏文 以下文

宋 洪興祖

夫民所以耕而食者牛之功也殺之有禁著于令甲忍其  
觶觶以害農事殆非神之意也非神之意而以之事神神  
其吐之矣此邦之民率以仲夏之月陳太牢于廟庭殺而  
瘞之號爲埋藏其來久矣爲吏者因仍舊俗而弗之革則  
失國家重本之意而有違功令驟而革之則又恐民或不  
得所欲而歸咎于長吏也側聞紹聖之間知軍事孫諤連  
歲禁止牛得不殺雨亦霑足至今稱爲良吏某雖不肖心



實慕之輒因民之有請援諤事率官吏父老有禱于神如其許之願賜告楊志下同

廣惠廟祝文

真德秀

世以仲春為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於祠下是非有無蓋不可考矣然於此可見人心歸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為父母而謂王不以子視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方甚無異於赤子之失乳唯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祠山廣惠昭德宮疏

萬歷典籍志注云張文偉紀真案文偉未詳何人所紀真亦未

知何指

元趙孟頫

禹平水土張真君贊厥成功漢祀山川顏魯公紀其靈蹟欽際皇元之肇運益彰福貺於名祠國漕轉輸遏鯨濤於巨海天瓢傾瀉振馬鬣於曾霄徽號載崇綸音洊布神弗妥靈於野衲天庸示警於劫灰桂殿蘭宮得人心即還舊貫杏梁藻井歷年歲又合新圖揚州十萬纏腰必資樂施廣寒八千修月自效良能神之格不可度思洋洋左右善之積必有餘慶袞袞公侯綵筆題春蒼珉刻頌建壇禮斗祝寶祚之長年當乞求賢覆金甌於它日謹疏祠山事要墨本現存



謁范文正公文

明 鄒守益

公以盛德直道為有宋名臣第一流守益幼承父師之訓  
 即知向往不自意謫官南來獲從公筮仕之地顧年代既  
 遠履政罔詳即其聘名儒以為師而士興於學抗太守以  
 讞獄而民免於冤鬻乘馬以治行而吏化於廉是先憂後  
 樂之志固已素定而其推亳州令與化丞大理校理秘閣  
 司諫議歷典名郡經略關陝入贊樞府參大政煜然重朝  
 廷震蠻貊而俎豆萬世率此其發軔也夙夜自勵思欲同  
 官守法奉公率由國家成憲俾庶士庶吏庶民翕然同歸

於善以庶幾公之遺風而寸勇尺懦恐無所成公神在天  
 尚克相之若逸欲縱肆以玷官箴其敢追公之罰蒞政之  
 初潔誠以告邊豆非馨惟神其臨之

萬曆志

祈晴文

鄒守益

惟神與吏實相表裏凡民之休戚吏食其祿而神歆其祭  
 舉相通者去秋螟蟲害稼米價騰貴民將望麥為命而  
 淫雨不止麥苗就傷萬口罄罄無所控訴吏之不職無以  
 弭災是用肅誠以禱於神神其斡化機時雨暘使麥獲有  
 秋是吏得藉以追其責而民感禦災之功永永無疆矣謹



告楊志  
下同

祈雨文

龍大有

夫民者足食則樂艱食則憂故神之壇壝茲土所以衛民  
 吏之職守此土亦所以保民也民樂則神與吏俱有餘休  
 民憂則神與吏不得辭其責矣今於春夏之交雨暘時若  
 麥既有收乃值仲夏之令適屆樹藝之候前此陰雲晦曖  
 將澍甘澤物情之待雨久矣顧乃炎赫赫然若有蘊隆之  
 狀守土之吏不能不戚戚於中是以某日肅誠虔禱於神  
 神其默運俾曦輪收彩彤雲致雨庶得平疇淹足種植及

時則豐稔有期而神之與吏均布惠下之仁矣謹告

祭虎神文

國朝 楊苞

惟天生民惟王建官以司牧之凡可以衛民者無弗興戕  
 民者無弗除司牧之任也予蒞桐三載人之害人者我盡  
 除之而獨虎害不息始焉竄形峻嶺今也嘯匿深篁豈予  
 德未純氣之不淑耶予刑未清威之不震耶何然烈如是  
 向命虞人火礮攻擊已獻皮數十今正月累累報傷思  
 朝廷擬一大辟平反數十次而爰書始定乃罹汝毒者無  
 罪而頃刻就斃言之色驚聞之心惻據報千畝園地方篠



筮蒙稠互二十里汝之潛營窟穴於此亦非一日夫焚山澤而害人者消伯益之烈也驅猛獸而百姓甯姬公之法也蠢爾冥頑既不能候其渡河又不容聽其負嵎惟翦伐叢篁蕩其巢穴爾其潛踪境外避我神鋒若復戕我黎元我選銳士列礮銃必盡殺乃止爾其無悔

附魏廷珍伐蛟說

蛟以卯生數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上冲於霄其卵人地自能轉動漸吮地泉其形卽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

地之色與氣亦漸明而顯蛟未起二三月前遠聞似秋蟬悶在入手中而鳴又如醉人聲此時能動不能飛可以掘而得及漸起離地面二尺餘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出多在夏末秋初之間穿山破岸水激潮湧爲害不可勝言矣善識者於春夏間觀地之色與氣及未起二三月前掘土三五尺餘其卵卽得其大如甕其圍至三尺餘先以不潔之物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或於雪後見地團圓不存雪不生草木再視其土之色與氣掘其卵煮而食味甚美此土人經驗之言也又有說用鐵與犬血及



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蓋蛟非龍引不起非雷震不行鐵與穢物所以制之也又有說蛟畏金鼓夜畏火光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或起而作波但見火光聞金鼓聲其水勢必斂退又云蛟畏荆樹蓋荆汁能治蛟毒也又聞深山老人云夏秋連日夜雨則豎高竿掛一燈籠可避蛟也諸說頗近理故錄以示人庶幾弭患於未然如有地方棍徒挾仇欺詐借伐蛟之名而挖人之宅基挖人之墳墓以破人之風水來龍則又當從重治罪斷斷不可輕宥

右說係雍正間魏公署兩江總督時所著通飭地方官講求除蛟之法乾隆五十一年閣學張公若淳奏請申明舊令緣南方山縣蛟水爲害起於深山窮谷之中大雨時行之候相傳龍與雉交精溢地中年久滋生遇雨墳起化而爲蛟奔赴江河所過水湧田廬禾稼俱被傷損云云請

敕下南省督撫平時督率吏民搜尋挖除隨奉

諭旨咨送各憲檄行五十一年安徽藩憲陳刻印頒發并告示一道到州內稱江南五六月間每多蛟水爲患



近歲如滁州祁門潛山等處屢被其害茲奉憲頒伐蛟說其所辨產蛟之處及伐蛟之法頗爲詳悉恐民間未必家有其書合行刊刻曉諭各屬農民務照說內所載生蛟處所氣色聲音預爲辨別隨時挖掘以除其害並不多費人功而田廬可以保護所全甚鉅云云經前守穆轉飭建平一體遵照案蛟卵隨地皆有而山爲尤多聞昔年祁門山中起蛟以千計損傷田廬人口不可勝數土人言從前春冬之交入山搜挖今此法廢已數十年故有是禍然則預除與否

利害相去懸殊矣廣德多山或間年或連年蛟水橫發往往決岸損禾夫虎之爲患尚可密爲之防蛟則突然而起雖智者無由曲避故特附是說於此俾得杜害於未萌焉

禱雨西溪龍神文

并序

胡文銓

乾隆己酉夏雨澤稀少高田苦旱徧禱境內山川未見霑足聞孝豐縣西溪龍神最靈應遂虔禱焉文曰維神威靈廣庇德惠覃敷占瑞應于知時四方永賴普元功于潤物一視同仁昨因雨澤愆期曾挹靈湫而致禱仰荷聰明遠



照卽逢闔樹之均濡鑒觀不隔于精誠應感直通于呼吸  
方謂三農已困庶炎旱之能消何期一寸幸霑尚渥優之  
有待伏念孝豐沃壤固久邀福佑之靈維茲廣德微區亦  
近在帡幪之列敬陳下悃躬詣崇墀伏望有渙立興爲霖  
大沛起禾苗於枯槁徧騰黎庶之歡滲土脉于酥融其拜  
豐登之賜神其歆格俯慰微忱

禱雨文

并序

瞿兆麟

州境自春徂夏旱甚時維五月民情望澤綦殷余於十三  
日設壇告虔以文禱於祠山越三日而甘霖大霑吏民爲

之怵慶自茲暘雨應時禾苗秀發而築塲納稼又恐霖澍  
連旬民以爲戚迺復虔禱於祠逾時而獲晴霽禾稼因以  
無損時九月二十七日也歲書大有民物恬熙顧茲盈甯  
皆兩荷神庥所致官斯土者與有幸焉爰誌月日以示不  
忘靈貺

記有之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者謂之曰神凡  
以功德及百姓噓枯者而植之潤悴者而生之也今者時  
和氣清苗宜芄芄矣不雨則將悴黍宜油油矣不雨則將  
枯悴無穫枯無掇民且無食維神聰明正直分職與刺史



同刺史之憂亦神之憂豈其視一方之野嗟室歎耆勞稚困而猶靳之施韓子曰刺史失職加以臯百姓無辜惠以福今麟之心猶韓子之心也麟昔以壬子之歲豫省旱枯奉檄謹請水於秦中太白靈祇往返三千里旬有二日靈湫默契入境霽流胥蠻所臨微誠幸達况際茲

太平徧覆之世蒙汜布濩何生不遂神其遐體而敷錫之爲三日之霖而非止一日之澤藉是昭宣用彰佑助

祈晴文

瞿兆麟

當旱太甚之歲方祝油油之雲值水洊至之期式瞻杲杲

之日本齊心而同願乃應物以咸亨時得其宜民欣所託維神握陰陽闔闢之機妙風雨露雷之用如響斯應隨感而通今者旬逾插菊之辰農及取禾之候而乃三日以往都是愁霖萬寶將成反殊樂歲隴畝難言刈穫室廬只欲漂搖豈緣刺史之隨車迺使黎民而就溼伏願上賴

國家之福仰邀胥蠻之靈掃來宿霧依然秋稼以如雲擁出朝陽無或中央之在水處處篝車之祝村村耒板之聲與物爲和維禽勿饗庶幾州名廣德人皆徧德之時舊號石封戶盡可封之俗布茲忱悃式是昭宣

以上胡志



禱雨祠山文

裕文

伏以歲登大有實小民衣食之源序屬孟秋正禾黍蕃興  
之候廣德風高土燥塘少山多既灌溉之無方遂亢陽之  
是懼全賴雨暘時若得勤播種之功庶幾阡陌豐盈藉慰  
井閭之望乃入夏頻沾恩澤交秋未荷甘霖農夫輟耕而  
嗟閭閻翹首以望文等業經屢次虔禱九頓抒誠火繳猶  
張水雲未布倘卽日得沾蟻穴尚堪蘇槁而回枯如逾時  
莫候羊羣恐至空啼而人餒民心迫切下吏悚惶維尸位  
無能自媿牧民不德而饑饉漸至竊傷黎庶何辜敬再率

屬虔求仰祈鑒觀有赫上渥天庥迅煩河伯之靈速透雨  
師之駕油然沛然不終朝而普徧五日十日符

景運之庥嘉俾土脉融滋荒微咸成樂壤稼禾蓬勃小民  
盡沐神膏齋沐懋陳待命曷極

禱雨文

黃元吉

旱魃之虐民也甚矣縣境自夏徂秋雨澤稀少曾以瓣香  
之敬設壇步禱仰蒙神佑續沛甘霖東南西南等處已被  
沾濡惟東北西北一隅乾旱特甚伏念年來西北東北節  
次受旱然旋旱旋雨未嘗成災今節屆處暑如旬內大降



甘霖苗之槁者尚可復生稍遲則槁者恐無轉機矣是今歲之旱較前歲爲更甚也昨蒙神惠疊沛恩膏乃分寸有限未能一律均沾當此吃緊之秋而屢求弗應吉誠惶誠恐不得不返躬自省徧求所以致旱之道政事不修歟刑罰不中歟利弊不知興廢歟宜乎不能感召天和歲之旱也亦固其所惟念建邑地瘠民貧若再因吏之不德殃及下民民何以堪且東門金鎖一圩爲西鄉一帶圩田之保障關係重大不宜輕動今以久旱之故該處鄉民紛紛以開墾救禾爲請若不准請開灌則立視苗槁而不救於心

不忍許之則萬一疎防貽害非淺展轉圖維惟有仰祈神恩速沛甘霖則苗可蘇隄可保億萬人之身家性命無虞矣以上裕志

上州尊文舜臣公祖書

時寄居湖郡

張光藻

別違數月馳企良殷日前台旆因公晉省往返千里車馬多勞辰維元旋叶吉政祉增綏定符臆頌昨舍親蔣祝堂來湖述及仁台受人囑託欲令州中紳士爲前任李公追敘政績稟請列入祠祀等因此在大君子成人之美意固甚厚而揆諸地方輿論之公則甚以爲不可也第去冬回



籍省墓四鄉士民皆來看視談及李公則無一人不痛恨切齒者細詢一切情形弟亦幾爲墮淚蓋當其初來作委員時適值建邑有關匪之亂嗣獲匪黨訊供聞有廣建士民在內李公明知土客相讐乃令客民縛送土民於是客民遂欲借端陷害以爲一網打盡之計往往誣良爲匪一經縛送李公輒用極刑熬審逼取供詞幸州主金公仁慈多所平反又察知其弊出示禁止不准客民縛送良民始獲生全此其虐待州民一也迨李公攝州篆辦理墾務當時初定章程若令有主之田以一半給墾戶作爲墾費一

半歸業主聽其自便其無主承認者亦以一半給墾戶作爲已產一半充公每年收租除完糧外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如此則客民無論墾田多寡及有無業主承認墾百畝者得五十皆有一半入己且不必另出買價立法公平土客自無爭競乃李公計不出此竟議將無主之田不論高下以每畝制錢六百文賣與客民爲業自此不肖官吏及貪劣董保皆藉買賣公田一事高下其手從中漁利而土客均受其害矣李公所定墾務章程並不准董事駁改而又令董事照議具稟轉詳上憲以爲出自地方公議又信



用其私親候補主簿吳侗作威作福魚肉鄉民當開丈之時李公慮土民多認田畝則充公之田少而賣價無多於是四鄉同日齊丈使業主奔走不及又不准其託人代認而祠廟公田祭田一概充公不准承認間有刁民素無田產者賄囑地保委員則轉可以他人之田認爲己產其忠厚良民既畏客民之強又無囑託之力認田本屬無多既認之後僅許每畝得小秤租穀八十觔如欲變賣先儘墾戶不准賣與他人又不能起佃自種賣則得價甚少嗟乎土民亂後歸來千百僅存十一歸則骨肉死矣房屋焚矣

枵腹隻身所藉以謀生者僅此薄田耳而又束縛之馳驟之使之不得自主不能自便夫上憲委李公來州欲其撫我殘黎也乃李公行事竟似專爲驅逐土民安撫客民而來者此其用心左立法謬而積怨於民甚深一也土民有田者十分之中僅認一二每畝租穀八十觔即使墾戶全交除去糧銀所餘已屬無幾乃竟有二三年顆粒無償者業主以錢糧無出不得已而具控李公並不追究反當堂勸令業主賣田於是客民效尤紛紛抗租以爲勒賣之地土民欠糧則追比甚急客民欠租則縱容不理而且一訟



到官差費已去若干及至堂訊依然抗租如故此其庇客民而視土民如仇人人爲之痛恨三也河南客民皆係李公同鄉而籍隸光州一帶者尤爲切近河南習俗最信風水其中刁悍之徒聽信堪輿之言往往聚眾數百人於數十里外土民有墳之地恃強扞葬土民具控李公從未押令起遷但勸土民情讓勿較於是盜斫蔭木盜葬墳地者紛紛而起百姓含冤無所控訴此其狗庇同鄉而歛怨於民四也土民有田不敢多認其田既已充公矣其業主遠出未歸無人代認之田理當分立年限乃亦硬作公田甚

至復初書院爲作養人材之地向有公田數千畝理當先行提出設立董事經管以便延師課士重興學校乃董事稟請李公而李公欲以無人承買之荒田補入書院其意惟欲多賣公田多得錢文任意揮霍全不顧地方大局又所賣田價制錢十餘萬千除委員董事薪水外濫支濫用捏款報銷現僅存五六萬千而於地方一切善後事宜一件未辦此皆州民血產變賣之錢民脂民膏分而食之亦與食人何異此其濫糜公費而於養士愛民之道毫無裨益州中士民咸爲側目五也李公無才而自恃有才剛愎



自用不受善言與紳董議事不合輒自誇我所言論雖上官不能翻駁何論其他士民與河南客民涉訟堂上輒自言人謂我護庇同鄉我卽護庇其奈我何以此客民更益恣肆又性嗜洋藥烟癮甚鉅不能早起每至日暮始能理事又性不耐久坐偶遇訟案糾纏未能卽了卽退堂不復細詰以此訟多延宕民受其累此其性情嗜好皆有一偏而聽斷不洽輿情六也李公初奉札委來州其同來委員亦有賢者以議事不合託故辭去其所信用之員率多奉令承教而吳侗尤爲貪劣丈量之田草率從事大約以多

報少墾戶多所隱匿故今田幾墾徧而錢糧仍未足額將來必須重丈又縱令四鄉地保劣董專以賣山地賣房屋爲事山地賣價無多而樹木無可查考變賣得價悉爲大衆分肥此其辦理墾務任用不得其人而丈量徒滋紛擾徒費公項錢文人皆嘖有煩言七也以上各情皆弟去冬回里時據城鄉士民歷歷言之如此弟亦何能爲之曲諱伏思李公行事如此州民懦弱無人上控故上司不知耳設令知之必且登諸白簡矣否則撤任另委矣若似此等爲官而猶予以身後之令名則好惡是非全無公論其何



以懲劣員而勸循吏耶第居鄉無事方思調和土客勸化  
 鄉民使風俗人心稍近於古若以眾怨所歸之李公為之  
 稟請祠祀則言與行違必受眾人唾罵而為鄉里所不容  
 矣承諭之件礙難遵辦謹將鄙意瀝陳言之拉雜書之草  
 率均希鑒宥是荷專泐奉佈敬請台安並候玉復不宣

廣德州志卷五十七

藝文志 詩書目

詩

送韓侍御之廣德令

唐李白

昔日繡衣何足榮今宵貫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

歌一夜送泉明

李太白集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韋應物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

止蕪漫漫一作沒夕陽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

韋蘇州集



送屯田王煥出守廣德

宋梅詢

家山東畔古桃州往歲分符作勝遊  
碧瓦萬家烟樹密清溪一道瀑泉流  
簞歛郎卑冰生枕茶煮鴉山雪滿甌  
我有集仙經始在勞君一到爲重修

楊志

閒詠

查深

門外聲聲叫賣魚囊空不問價何如  
磁盆昨夜黃薑熟淡飯時光樂有餘

李志

送倪巨濟將仕

韓駒

汴流六月翻黃沙小舟兀浪如乘槎  
赤日下照烘朝霞腹

鳴肩舉氣喘呀夜眠僕夫股相加  
拖樓晨飯羹黃茄時時矯首望土岸  
木末殷轉江洲車渴逢石泉不得汲  
椎鼓催發無停撾問君何爲趣還家  
答云五載居京華夜窗讀書眼生花  
每食不飽潛咨嗟母髮半白弟髻了  
有妹久闕躬絲麻寄書細字如昏鴉  
問胡眷戀歸期賒來時書笈手自拏  
今歸上堂兩脚靴壽觴要及開霜瓜  
子志如此良可嘉勸子博學如橫置  
麋麟兔鹿盡所遮或典而法浮而葩  
要歸於正謹去邪行如種植慎萌芽  
念當務實勿求誇我行買犢耕三巴  
位子佳譽來天涯

陵陽詩鈔



次韻毛達可給事秋懷念歸

倪濤

結茅遠人村破屋水半扉涼葉墮清響空山轉斜暉微官  
臥江漢素心久依依十年天涯秋搖落幾芳菲馬蹄歲月  
去蝶夢東南飛平生邱壑志有言輒乖違不如孤征鴻春  
風自知歸宋文鑑

建平途次

張耒

野橋田徑滑官路柳條新流水伴遲日野花留晚春點空  
知去翼衝綠有歸人自笑諳歧路無勞更問津宛邱詩鈔

入建平界

楊萬里

溧水南頭接建平丫頭兒子便勤耕疎麻大豆已前輩蕎

麥晚菘初後生席捲千山為一囿天憐春種賜秋成不如

老圃今真箇樊子何曾透聖局誠齋廣東集案是時發

多程在未說宣州與貴池之句又有董家店謝家灣等詩茲不具錄

道經廣德喜晴祠山事要作

祠山感晴

王十朋

秋風吹客過祠山水出平原礙往還呼吸雨暘神有力掃

除雲霧見天顏萬歷志事要云乾道三年待制王公過

晴遂留詩刊石於廟

送曹大著知廣德軍

文天祥



暫屈瀛洲客來臨  
泗水民山川歸史記  
岳牧屬詞人館舍  
朋簪舊都門祖帳  
新儒林官可紀何止  
吏稱循山集

過廣德

元貢奎

黃塵鞍馬夕陽邊  
不到桐川十二年  
萬事只多新白髮  
虛

名何日賦歸田

雲林集

次韻答殷德儒

韋仲敬

道情濃處宦情賒  
甘向林泉老歲華  
丹桂月中思夢杳  
彩衣堂上寤言嘉  
漫勞帝里三天詔  
枉顧尋常百姓家  
萱草有恩酬不盡  
無心去觀紫薇花

是詩得之陳茂才錫範云是故貢生濮陽慎所錄殷

德儒乃奉使來聘者作詩勸行韋因答之如此慎好蓄書惜厄於火留傳或有所據存之

幸祠山

明太祖

天下英靈第一山  
白雲為闕石為關  
高臺近斗當空出  
老樹如龍挾雨還  
兵革屢經香火舊  
鬼神常護道人閒  
從軍幸得來瞻此  
揮指干戈動笑顏

祠山事要下同

幸橫山

巍巍高聳碧雲間  
上有禪僧悟透關  
禮斗臺前真勝境  
快吾登眺得江山

題米敷文烟巒晚景

明錢用壬



江上亂峯生暮烟隔江遙望水雲連西風戰艦今無數不見米家書畫船明詩綜

次韻過建平縣

高啟

縣雖三戶小地僻罷兵防茶市逢山客楓祠祭石郎雲埋鳴澗斧沙膠度溪航應愛青山好經過駐旅裝高青邱集

寶慶憶桐川

錢魯南

茅茨結構在桐城南望笄峯列畫屏二十餘年歸未得故

鄉山水總關情楊志

遊麻蕪菴

楊志蕪菴作蕪誤

馬叔山

杖藜乘興到僧房不怕石頭來路長龍吐溼雲供水墨鶴聽寒澗辯宮商江山無恙人先老歲月相催客自忙惟有梅花還識我相逢猶作昔年香萬曆志下同

到廣德紀事

周瑛

馬蹄六月到山州獨上桐川第一樓城上有山皆北向郡中無水不西流士風質樸猶存古民俗蕭條欲近秋多少濟時心上事夜來獨與鬼神謀

戒溺女歌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



廣德州志 卷五十一  
五  
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殺女  
時其狀苦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盤水中良  
久乃得死嗟吁父子心殘忍一至此我因訓吾民毋爲殺  
其女荆釵與布裙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得其所  
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

祭王修撰墓

楊樸

祠山東麓翰林墳烟草離離對夕堦往事何人持定論表  
忠無石勒遺文夷齊就死今高節王魏偷生孰數勲我忝  
守桐來拜禮一卮清醑薦香芹

出郭省耕

龍大有

自慚長日簿書忙出郭南行試省方象外有天皆化育眼  
中無地不耕桑閭閻布密風烟接松竹高深歲月長信是  
堯天多雨露先從畿甸及遐荒

九日登高

鄒守益

凌晨採菊橫山上呼酒高歌對臥龍野曠千峯收宿霧秋  
高萬籟動天風榮名不耐霜前葉嘉會無常雪上蹤一醉  
未須辭日暮中天明月興無窮

宿陳村



廣德州志 卷五十一  
衝雨宣城路正悠野人相對泣無秋吞蝗擬爲吾皇獻却  
虎先懷漢吏羞欲賤流亡誰上策預聞水早是先憂空堂  
獨對燈花笑早向三江理釣舟李志

復初書院會集同志次東廓丈原韻二首王 畿

咄哉下里曲陽春和應寡鍾期去不還誰是知音者千里  
孰云遙毫釐辨真假適冀須北轅凌晨策吾馬

策馬欲何之抗志在雲表長風掃重陰熾然白日皎虛堂  
開清讌喬林集黃鳥緬懷復初君高閣鐘聲曉龍溪集

廣德道中

唐順之

蒼山百轉見炊烟茆屋高栖古樹巔細雨薜蘿侵石逕深  
秋秔稻滿山田雲中望影迷遙岫草裏聞聲覺暗泉倘遇  
秦人應不識只疑誤入武陵川明詩鈔

自廣德之宣州

張佳允

赤日發桐汭東風與客西松濤時在耳竹樹自成蹊閭巷  
猶吳語提封漸宛溪看山懷謝眺心已敬亭棲嶠峽山房集

送鄺和仲之任廣德

梁有譽

公車待詔幾經秋桐汭今乘五馬遊烽火頻年堪涕淚循  
良此日慰誅求山連白日橫朝靄溪下丹陽急暝流如此



風光殊不惡相思吾倚仲宣樓蘭汀存藁

宿沈羽士山房二首錄一

沈懋學

采得瓊芝滿袖回千林明月浸瑤臺夜深天頂雲瑛集疑

是仙人駕鶴來祠山事要

劉在南直指遷郴州余亦謫守廣德同發潞河投贈

鍾庚陽

繡衣使者下蘭臺愁說雙旌潞水開自是聖恩寬逐客却

從謫宦見仙才山過衡嶽孤帆轉路入瀟湘雁影回余亦

南行賦歸去秋風天末幸追陪明詩綜

東坻

李徵儀

危崖百轉見炊烟茆屋斜懸古樹巔小徑欲迷青嶂合層

巒中斷白雲連人歸竹塢團空翠風入松枝吼瀑泉猿鶴

不須嫌俗客巢由今辨買山錢萬厯志

附題祠山

桂英

嶙峋古殿云祠山法界啞啞鳥語閒挾鶴偶來尋勝迹白

雲蒼檜鎖元關祠山事要案事要稱是女仙所題附錄于此

送秦廣德石林詩時言及建平國朝袁開甫先輩施閏章

五馬莫踟躕春雲滿路隅川原入桐汭風俗近姑蘇田稅



蠶桑足衙齋魚鳥俱北山有耆舊還肯式廬無施愚山集下同

嚴奕肯令建平

鯉河仙客愛蒼浪清澗春流遶縣長入境野田多秔稻近吳風俗半蠶桑雉馴原隰依人慣花浦山城拂綬香握手青門情倍切敬亭百里正相望

懷耕巖先生此時遠跡黃山

甯時

白下還應白水興黃峯老却黃陂人會稽不出雙齒屐梁甫徒爲一膝吟敢附聚賢太史奏誰當高士少微星愚生騰躍蓬蒿側小飲狂呼空外聽李志下同

過節義溪

溪名節義溪節義人何代碑字有無間潺湲流水在嘉名久已付溪流留得溪聲爲感慨人生誰似水多情驅車有淚空盈帶

廣德州

查慎行

山勢豁一州中央據衍土地當江浙會開拓自洪武長興環其東外捍等千櫓西南界宣歙兀突重巖附長江乃北門集慶倚堂廡當年耿鄧功拱翼事真主張吳勢雖偏力絀不得取時危有鬪爭事往失險阻如今城下路日夜走



商賈獨有好事人登城尚懷古敬業堂集

萬桂山

趙嗣晉

笄雲挹秀講堂開輪奐重新紫氣來山色平臨依萬桂天  
香縹緲接三台凌雲置屋傳宗匠向月攀花起俊才願得  
從公同戾止橫秋一覽遍崔嵬李志

送陳昭遠之官建平

查嗣璫

朋遊每喜聯京洛聚散無端又雪泥酒入鄉音方暖熟詩  
當別語忽酸嘶官清何必辭彭澤家近真如乞會稽滿眼  
桐山一甌雪使君風味想郎溪查浦詩鈔

自四安至廣德州次雪坡韻

汪森

舍舟登陸任崎嶇下阪車輪聒病夫錦樹經霜明遠岫黃  
泥過雨漲危塗窮村湧價鹽爭販旅館驅愁酒待沽明發  
宛陵山色近都官詩律可追無小方壺存藁

題東臯草堂

外祖夏予蘭公別業余姊丈思周徙居於此

甯謙

林破遠山在沙遷曲水來獻酬新酒掃俯仰舊亭臺未盡  
晴飛絮方多雨熟梅能令幽興發更覺道心開留餘堂稿下同

悼愚谷叔十二首錄二

未能樂志課樵魚又向鄆南一角居多病自應常辟穀何



門不可任曳裾王孫舊約郵筒信束翠新阡絕筆書無限  
交情生死見莫將斯道付空虛

先生遺命欲裸葬又自卜墓地山名束翠

悲歌曾和玉蟾翁家世田園雨後虹伏櫪未能消壯志揮

毫直欲振宗風光理寶氣思龍劍調絕朱絃撫爨桐便枕

指南歸地下誰呼豎子問英雄

先生有和玉蟾悲歌六闋又遺命以文山指南集殉葬

葬

弔查道源先生

周在建

白雲揜蓋凍雲平酬酒披襟感慨生理學自能垂宇宙文  
章何必在簪纓勉將大業傳衣鉢肅拜高風悵老成爲覓

後昆期繼志書香欲待續家聲

李

南山紀遊

自葛村而上石佛笄峯郭嶺笏村踰亭子嶺直下爲高塢馮姓所居

李仁曾

巨靈擘天險鬼斧斲神山平生邱壑姿登臨性所甘茅簷  
千萬疊蒼翠望難攀朝來揆杖履浩乎吾道南平疇十餘  
里流泉八九灣茲晨入夏初適體猶春衫林麓抱村墟棟  
花正鬢髮陡然石壁根聳立開重關其上有石佛其下水  
潺湲予時舍籃輿降陟忽趨趨仰見藤蘿陰窪然一古龕  
危稜森欲墮險勢何由掇過此愈竒詭縱亂不忍刪峯或



削而秀岫或麓而頑或如青芙蓉或如碧玉簪或圓若盂  
磬或虛若瓶甌卓立或成屏斜矗或成髟聯翩或舉袂皺  
摺或張帆或如數老人烟霞共笑談或如幾猿猱攫拏飶  
饑饒筭峯冠羣立厥象何端嚴咫尺袖堪把欣慰抒襟顏  
已近忽引去怪事誠難參甯知眼前一幻作海中三惝恍  
昧茲理迷離方所患再進詫九疑峯峯各不凡乍接領其  
要畧窺見一斑新篁攢嫩綠野花襍朱黶發石定織鱗依  
空立澄潭行行稍紆曲數武蟠弓彎厥姓爲郭嶺途人指  
其間井壁瑩若砥得句工可剗庶以傳勝事免貽林澗慙

千載贈來者剝蝕不愁蟬惜無柳柳州同此榮幽巖僕夫  
忽太息憐余足力孱笑指烟巒頂隱有一慈菴直上三百  
仞錯趾無停驂揮汗息微喘鼓勇奔巖巖解衣坐風亭四  
面圍煙鬢應接眞不暇力疲心轉閒靜極聞鳥響屋角翔  
松杉怪禽嘯魑魅鶯語溜綿蠻梵宇分兩楹雙栖燕呢喃  
縱步出林際平覘天蔚藍迴顧所來逕村居俯一蝸峯顛  
數石筍睥睨誠亦慙髻者優婆夷禿者老瞿曇所以無知  
物遂爾蒙嘲訕沉吟造化巧產此或踰閑下嶺得憇息百  
室盈闐闐磽确上天梯欽崑匝地環水以待人春石以待



人跽親戚悅情話童叟劇笑誦陰霾失前嶺雨過吐晴嵐  
雲洞合膚寸仙牛跡欲滄愛此山色濃不辭村醪醴稍俟  
秋興佳巍峩擬盡探昨從地底望今向雲中還要與山靈  
盟一破太古慳

篆香集

登石白山絕頂

在州南三十里

濮陽模

危峯插碧霄山骨瘦如剛白雲帽其巔萬山拜其下試問  
採樵人遊屐從來寡但傳父老言上有圍碁者聞言喜且  
驚中心同奔馬迫欲從之遊乘危身可捨崎嶇巖莽間路  
從猛虎假陰洞雪未消沒脛難容跼攀藤首倒垂踏蹬手

同把進退稍疎虞骨肉將成鮮誰知濟勝竒捷若獼猴野  
絕頂不見人撲面清風灑狂嘯問青天青天何乃啞題詩  
石崖邊聊借松枝寫不效韓公啼撫掌大嘯嘯仙乎何時  
來我今歸去也

映劍集

關門石

在烏石山

濮陽慎

山山自鍵鎖何用關石門造此千仞峻乃知呼吸尊削成  
城郭狀湧出青雲根屹立鎮太虛拔起壓厚坤浩浩長風  
迴森森慘氣屯秋毫通一徑障隔嚴守闔夙聞劒門壯石  
角無崩奔彼險力莫讓此險高莫捫何峯無竒特過者爲



討論詩老足未到終古埋煙昏

木魚石

既進關門石石路緣壁上行行數武遙歡喜欲合掌茲非  
檀特山乃入非非想不聞念佛聲突見木魚像其廣可數  
畝其高可億丈口拆非人功根埋知日長芊芊苔生鱗朗  
朗風送響獨峙俯萬山橫陳異獅象一石且如斯高山故  
應仰

登石溪天寶峯

峯自名天寶吾來一望收春風飄疊嶂眼界闊神州片石

皆成壁層雲忽結樓振衣長獨坐欲下倍遲留

以上胡志

桐川雜詠

趙對澂

月影當空露氣涼宵來忽綻一枝香兒童不識秋風苦誇

向山頭折桂忙 萬桂山

三層危閣插雲霄俯瞰桐川百里遙高處要知回顧好萬

家燈火照深宵 三台閣

說到青雲我欲愁客中風雨懶登樓願他早展凌霄志莫

為科名誤白頭 青雲閣



平步橋頭記昔曾何須捷足競先登有人自詡飛騰慣不  
借天風總未能 平步橋

九曲支流匯一河風來水面漾晴波莫言地瘠無佳產種  
得青芹碧藻多 毓秀河

古寺蕭條戶不扃月明聽唱梵王經無端苦雨重陽近徹  
夜西風響塔鈴 天壽寺

百雉參差撲面迎三峯縹緲隔雲橫臨街構得危樓在催  
起秋城畫角聲 三峯樓

洗硯池邊偶一留應知古蹟重名流我來亦自揮殘墨撚

斷吟髭孰與酬 古硯池

太首山晚眺

張光藻

高嶺接天上夕照下林端萬壑樹已暝一峯光自寒鐘聲  
出寺遠石磴到山寬歸路逢僧話茲游興未闌

金水葺憶太首山寺

此身曾住翠雲巔靜坐參禪閱四年山勢能窮千里目鐘  
聲直下九重天石闌待月驚仙鼠竹徑迎風聽晚蟬古柏  
名花無恙否 寺有牡丹數本 爲君欲訂再來緣



書目

隋唐以前桐川作者絕少自宋查清容倪玉溪而後  
著述見於書錄解題經義考及一統志江南統志者  
班班可考萬厯志雖立典籍一門登記寥寥又皆無  
卷揚門志典籍目稍增數則李志乃并日刪之矯枉  
已甚今據各書及現存者詳其卷數畧箋本末名曰  
書目其未見者尚俟好事者博考焉

宋

春秋經一卷

每事爲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也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案北宋監本岳相臺刊

廣德州志

卷五十一

書目

五



九經時已不得見故言紹興初僅取刻板于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遠甚然則本軍所刊疑即紹興初監本也但每事一行必是長興舊式甚足寶貴趙希鵠言鏤板之地有三吳越閩也而其精以吳為最其直重亦以吳為最今其書早亡幸見于書錄亟首列之

查清容文集二十卷

查深著見明一統志

玉溪集二十二卷

倪濤著曾吉父序見直齋書錄解題宋史本傳作雲陽集明一統志作雲陵集

二十餘卷萬曆志作雲陵集二十卷

何大圭詞

未見案王漁洋精華錄箋註引何大圭小重山詞有東風吹動酒鱗紅之句存以俟考又庚

溪詩話云大圭早年有俊聲其題詠殊有可喜者云云詳本傳

左氏國語要畧十卷

見明一統志經義考云佚

左傳國語考異畧三卷

萬曆志無卷一統志作考異三卷今參用之以下並據一統志

資治通鑑事類十卷

萬曆志訛鑑為錄無卷

國史要綱二十卷

山堂肆考作三十卷萬曆志無卷

桐川集十卷

山堂肆考作三卷萬曆志無卷以上俱沈虛中著

李尚書文集二十卷

李嘉言著見明一統志萬曆志首此

清闕集三十卷

周承勛著案周氏家乘作二十卷今據一統志

月華山人集二十四卷

建平章汝鈞著見通志楊志建乎典籍首此

寶章閣遺稿三十二卷

梅應發著詳本傳通志無卷

祠山家世編年一卷

詹仁澤曾樵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跡見書錄解題



祠山事要指掌集十卷

三山周秉秀輯祠山舊有事蹟一卷皇甫埏顯應集常安民行狀詹

仁澤曾樵世家編年皆紀載神蹟嘉熙已亥秉秀館於郡齋閱顯應集前後不倫遺闕未補世家編次多乖因作正訛辯之乃序世系封爵祠宇等釐為八卷足資考証宋末板盡燬于兵火元貞乙未郡人梅應發蒼萃補續以告詞記祝等文次為二卷附其末共十卷再刻于延祐甲寅明胡屢又梓之至萬歷丙戌吳興周憲敬與郡人濮陽椿以舊本殘闕募眾重梓今則雍正丁未濮陽梅所重錄也所載碑記今存者十無二三矣案

明

馬叔山詩集

萬歷志無卷下同

馬叔芳詩集

呂定菴唱和集

建平呂盛著見本傳

西峯疏稿

濮陽鉞著鈔本

古本大學註

見本傳無卷下同

訓蒙小學

懷閩思貞集

栗城漫稿

俱鄭相著

詩經明辯十卷

楊志下同

北遊藝草二卷

杜律五言註七言註各二卷

俱建平韋傑著門人霍韶序梓行于世

太極圖說

萬歷志下同為太極指掌圖亦無甚精義而云聖人復起不

案說僅六百言長洲顧九思刊

易吾言又自號太極真儒誇矣

四書貞義

禮記貞義

見經義考

圖書性理訂疑

見通志

元聲韻學大成四卷

俱濮陽涑著汝南吳同春序并自序通志無元聲及四卷字萬歷志無卷

文章規式

巫璋著詳本傳

五瓠山人集

建平宗訓著楊志云璽之子少



有異才以詩文著名  
相府辟召待西苑

理學臆言一冊  
凡數十則勾餘邵圭序并

自序今存  
目見通志

塵外元譚  
通志萬曆志同李本傳元作塵

義蒼子  
通志萬曆志

古今一覽  
萬曆志

督撫楚臺奏議  
通志萬曆志

中丞文集  
萬曆志

中丞詩集  
通志作李中丞詩文集萬曆志無詩集

與齋集帖  
見本傳以上

賦閒園集二卷  
建平潘嘉著見本傳

禮記哀言十六卷  
李天植著經義考載天植與王圻古之賢同官于楚又聘教諭廖自伸等諸生

葉維楨等合輯此書然第為舉子場屋揣摩計於經義初無大發明也萬曆志無卷

約言編  
通志下同

還初集  
俱夏思著

病榻遺書  
夏良心著見萬曆志

海防捷錄一卷  
楊志下同

字郭二卷  
俱建平呂明倫著亦見通志

太古遺音二卷  
建平岑熙著見楊志

明史信書

信書逸  
案更可法墓誌云摘其靖退安雅堪維風

教者

鏡古錄  
以上據通志楊志

評閱鴻猷錄  
以下據墓誌

文集五卷

諫臺存草

詩集一卷

丁卯吟

瓜豈談  
紀神廟時是非之實

續談  
紀魏璫竊柄縉紳得禍之由俱李徵儀著

禮記主意  
王維謨著見本傳

王謝世家三十卷譜系三十卷  
夏儀評閱西吳韓昌箕參校并題詞



經世待問四卷通志楊志下同長琴子集二卷俱建平張元庚著

經世晰疑楊志下同性鑑集要

歷代帝王祀議 人物論

私淑祀議 甲子圖見通志

策學會覽俱建平姚啟宗著楊志無卷永惠亭集一卷楊志下同

嶺上續稿二卷 羅穎樓稿十卷

言提錄二卷俱建平黃負著通志無卷楊志云負為國子生有才名有晚遊武林集七刻見姚思孝明

詩選 自怡草二卷建平宗介著楊志云介字湘嶠

登天啟甲子賢書以詩文著名 蘧菴集二十四卷戈簡著見戈氏譜

通志無卷 問異賦雲一穎著見本傳

涵碧樓稿二十卷建平王際盛著見縣志

吟父感遇詩一冊王日如著許啟洪序二可堂集

亦悅居草俱濮陽長著見本傳尚書說

洪範解 論語口授講義

屈辭疏指俱甯時著見本傳

國朝

高粱集一冊海虞朱瞻祖瑯琊王晦為張希哲編輯頌政詩文

繼眉詩稿建平夏睿陽著朱註發明



朱註釋義

朱子本末

俱夏樹著

潘練江詩稿一冊

潘鼎著馮益燧序鈔本

易經彙解

增刪古文奇賞

通俗演義

城武邑志

內省錄箋釋一冊

俱趙嗣晉著有吳襄巫楨孫序及自序 案李志趙傳載所著有內省錄

又載內省錄箋釋今考內省錄係山東巡撫王國昌著所載居官要畧四十二條康熙三十九年嗣晉宰城武時奉頒此書為之箋釋付梓其書現存見于自序甚明今止載箋釋并刪去傳文

周易解

雲軒臣詩稿

張自超序 雲中官著 俱

留餘堂詩稿一冊

甯謙著自序 案謙係隱君時之姪時嘗選諸門人詩名集曰詩留謙詩

亦在選中後謙自刻集皆詩留中所未選者改名留餘寓不忘其師之意舊志作留耕誤

備忘錄十冊

李文正著鈔本

古文從吾錄

古詩鼎選

俱雲輝著

栢溪存藁一冊

方穀著鈔本

松巖草一冊

李帶仙著第一卷錄其妻史氏詩詞

映劍集十卷

白門曹庚序

吟弄集二卷

俱濮陽模著

葩經儷語

左氏駢言一冊

俱濮陽樓著書未成

篆香詩集

李仁曾著

見山樓詩集六卷

戈琮著

易經精義

學庸纂要

筠坡詩草

俱沈嗣進著

木齋詩集三冊



草心堂集一册

俱濮陽慎著抄本

桐溪詩稿一册

北遊草一册

俱陳錫著

諤好編一册

孫雲著

夢境覺言一册

建平接待寺釋守愚著

以上胡志

六十四卦圖解

雜卦傳直解

俱王文琴著

增訂皇甫謐高士傳

晚香園詩集

俱濮陽鼎著

草草草

李柯中著高拱乾計東序

據梧吟草

巫蘅著韋約軒鄒曉屏鑒定

以上裕志

錦如詩畧

周夢霞著

訥齋存稿

方北元著

陶陶軒文稿四卷

評茶館詩鈔二卷

俱濮陽乾著

海棠館文稿

王錦芳著

金谷初春

燕中草

我愛廬詩集詞集

俱王銀著

啟蒙集

建平呂秉珩著

芥舟詩鈔

董文奎著

福波詩文集

王敬恩著

韶生詩鈔

李鳳鈞著以上詳本傳

燼餘集

又南游草北游草俱呂梁著

以上新纂



廣德州志卷五十八

雜志

祥異 軼聞

兵寇 叢綴

志何以終於雜也祥異為天事而實由人興瑞不足矜  
 災當知所以弭也兵寇為人事而實隨乎天運因乎地  
 勢備禦在平時敬慎在臨事也之二者不恒有而皆不  
 可不知州之事多矣其應載於前者已無或漏而零篇  
 剩簡咸入搜羅謂之軼聞他若街談巷語幽怪傳疑字  
 宙間所不必有而此邦傳說信而有徵亦不宜概削慎  
 取之為叢綴蓋雖一帙之書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存焉



矣

祥異

五行災沴歷代皆有史志書之以為占驗蓋寓勸戒之意焉萬厯志分瑞應災異為二門瑞固寥寥災亦闕陋夫廣德之瑞孰有如孝武神龜之獻乎其災異則自宋紹興以來見於正史及通考者甚明乃於宋僅列三條而建炎德祐二條皆兵寇也與災異何涉元世水旱亦皆不載今以祥異統之使知以虎渡河為偶然者真長者之言而棄常妖興為君子所深懼

也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子毛龜見宣城廣德太守張

辯以獻

宋書符瑞志 案是時廣德隸宣城故郡守以獻

**案**自漢迄唐史所紀災祥皆舉郡曰丹陽宣城無專

言廣德者惟劉宋此則為瑞之最著者今首列之

宋徽宗大觀元年甘露降於建平縣凡十有二日通志據門志

在四月二日

二年廣德軍芝草生宋史五行志

高宗紹興四年廣德水害稼文獻通考下同



〔案〕是年安豐紹興〔置〕國廣德筠州皆水害稼〔通考〕連

書之今專書廣德從省文也後倣此自此至明初凡

史傳書廣德者皆統所領二縣言之其專屬建平者

直書建平洪武以後領一縣故凡專屬本州者不復

言州或州與建平同者則書州屬

孝宗隆興二年七月廣德軍大水〔宋史〕五行志

乾道六年五月廣德軍大水〔五行志〕水屬又土屬云冬廣德軍饑

九年五月廣德軍水〔五行志〕民艱食又土屬云廣德軍亦艱食

淳熙二年早廣德軍為甚〔五行志〕金屬又土屬云廣德軍亦艱食

三年八月水廣德軍建平縣尤甚〔五行志〕

七年大旱廣德軍尤甚〔五行志〕金屬又土屬云廣德民大饑

〔案〕是年早饑亦見〔文獻通考〕其注云合出常平米賑

之萬曆志書宋時廣德饑止此一年又云太守張廣

出常平米賑之考是年守係耿秉非張廣據通考賑

米出自朝命亦非守也楊門等志刪之為是

八年七月不雨至於十一月廣德軍旱〔五行志〕金屬又土屬云大饑

十年廣德軍旱〔本紀〕

光宗紹熙三年廣德軍自己亥至於六月辛丑朔雨甚〔五行志〕



志本屬屬

六月辛丑建平縣水敗隄入城漂沒民廬

五行志水

四年五月廣德軍屬縣水害稼

五行志下同

甯宗嘉定八年春旱首種不入至於八月乃雨廣德旱為

甚

十一年秋不雨至於冬廣德軍旱

又文獻通考云蔬麥皆枯

十六年五月水廣德軍為甚

理宗紹定元年建平縣麥一莖四穗

門志

通志作廣德案門志作四月八

日瑞麥云云麥之生難以日紀故去之

知縣袁君儒圖上之刻石縣治

縣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廣德路饑

元史五行志紀續通考同

帝

成宗大德元年六月廣德路饑

元史五行志

案是月書饑者止此一路

二年正月廣德水

元史帝紀續通志同

六年六月廣德路饑

元史五行志帝紀同

武宗至大元年春正月廣德路饑

元史帝紀下同

英宗至治元年夏四月廣德路旱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廣德路廣德縣饑

元史五行志下同

案帝紀書廣德路五行志并書廣德縣則知是年之



饑獨在廣德縣也

二年五月廣德饑

文宗天歷元年八月廣德路水

元史五行志 帝紀同

二年四月廣德路饑

元史帝紀下同

至順元年二月廣德路饑

明太祖洪武元年廣德旱

明史帝紀洪武元年閏七月免廣德被災田租二年詔稱廣德

去歲 遇旱

太宗永樂十八年旱

萬曆志 案此下參用楊門李縣等志其同者不復注互異者注

憲宗成化十六年祠山廟災

萬曆志 下同

孝宗宏治五年迅雷擊祠宇公署獸脊 四月奸人王實

冒稱廣德守同知察其偽執之伏罪

十三年潢水塘清是年烏集公座鶴產譙樓鳴鶴變白

州守孫縉有德政民以四者之瑞其所感云

十四年六月水溢州城

十六年五月佑聖閣災

十八年秋九月地震

武宗正德二年妖魔晝見 桃李冬花

三年大旱子粒無收草根樹皮採食殆盡



四年春饑人相食 夏大疫死者萬計遺骸載道 秋

大水灌城 冬冰堅地拆禽獸草木皆死

八年蓮並蒂 白兔見

十五年譙樓鐘不叩自鳴者數日知州江暉命杖之乃

止

十六年麥一莖三穗 竹一榦雙莖 枯桂重榮 潢

水重清 時謂知州江暉政理人和所致

世宗嘉靖二年疫癘大作

四年春二月隕霜殺草 秋八月蝗蟲害稼

案是年蝗蟲楊志作蠨考蠨之名宋以前未之見宋

史五行志始載太平興國元年七月泗州蠨蟲食桑

又雍熙二年四月天長軍蠨蟲食苗蓋食葉之蟲也

獨江南有之史不詳何狀此間所謂蠨小而白色傳

苗啞葉動之屑落如麥楚浮水須臾躍起傳葉如故

苗為萎落亦有青色者殆以形似爾雅蠨蠨人因呼

蠨與其蟲與蝗迥別且此係嘉靖年事舊志所載當

得其實不知楊志何據而改之也

五年霖雨害稼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八 六  
六年秋七月雨雹大如拳禾稼及鳥獸觸者皆死

七年四月建平有鸚鵡巢於樹生雛毛羽純白牧子得

之獻於官

縣志

八年六月飛蝗蔽日不害稼

萬曆志下同 案志又云廣德有蝗自此始然四年

已書蝗矣

十二年冬十一月花紅滿樹如春

十四年夏秋不雨 九月蝗蟲大作

十五年春二月蝗蟲食麥兼害禾秧本州示民捕蝗一

石給穀一石後連日霧霾蝗遂滅不為害

案是時知州朱麟

嘉靖間建平夏村生連理樹十年後生貞女夏氏人以

為連理之應云 又有楓曰鴛鴦先是成化間縣南四

十里居民王氏庄前有楓樹初生二尺許即歧而為兩

榦又二尺許復合而為一因名其地曰鴛鴦楓至嘉靖

末其家伐而為薪根抽一蘖其分合復如前云

縣志

神宗萬曆二年八月建平縣東四十里山出蛟蜃洪水暴

至漂沒甚眾三日始退

縣志下同

十四年十月建平溪南鎮山邊倏有一熊折樹巨枝如

拉朽人環攻之走於淖中被擊而斃



十五年春霖雨不絕建平水浸民居斗米值二錢門志下同

縣志作三錢

十六年建平大旱

十七年譙樓災

萬歷志

建平大旱門志

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大雨三晝夜建平水大湧溢破

圩七十餘所

縣志

二十五年祠山近斗樓災

萬歷志

建平縣西南七里赤

山色素赭至是忽青歷三四載不變

縣志

案志云赤山青山色素赭似

多青山二字故去之

二十七年二月建平鴛鴦楓地名見前旁生竹一本出地尺

許即分兩幹而上高二丈餘 麥穗兩歧或有二歧者

五月山東里園中茄一蒂駢生五實縣志下同

三十六年建平大水圩堤盡沒

四十四年九月廣德蝗蝻大起禾黍竹樹俱盡明史五行志

四十五年建平大旱飛蝗蔽天

縣志

四十七年舍東都地拆數十丈深廣五尺季志

案李志原文有天牛耕地每一犁深廣五尺長數十

丈殊屬荒誕故去之



四十八年地震楊志

熹宗天啟三年祠山殿災楊志

冬建平地震門志

四年七月地震楊志

是年建平大水門志

五年建平大火自吳家巷至雙井延燒居民千餘家門志

下同

懷宗崇禎五年冬建平兩木冰

七年六月建平儒學前擊斃瓦雀萬餘頭案擊字上有脫字或擊字

誤

十一年建平大旱蝗

案富春陳起龍戊寅秋日陟橫山詩云欲覓招提問化機平原一望映斜暉遠空楓葉飛紅綺古刹鐘聲出翠微御輦時巡勞駐蹕豐碑雄視共瞻依公餘出郭聊停節滿日蝗蝻淚欲揮據此則是年之蝗不獨建平矣舊志失載

十二年旱蝗不為災楊志下同

十四年大旱蝗斗米千錢遺骸載道

十六年建平善政坊有士人家雞雛四足縣志

十七年州西災延燒數十間案以間計者一家之屋如是也數十間不言某氏屋當是數十家

除夕州前寨門即今州治頭門蓋以舊為軍故稱寨

門無故夜崩楊志



國朝

順治二年春正月朔開印鎖固不可啟破篋出之 李生

一子大如瓜楊志 三月建平縣有文士十餘人飲酒於

市旁有犬忽作人言曰汝等都是鬼驚叱之又曰滿街

都是鬼迨五月十五日馬士英兵至殺人千餘至閏六

月二十八日復殺人數千骸骨相枕市中虛無人 四

月四日建平 文廟櫺星門無風自開縣志

十一年建平麥秀雙歧通志 案門志作四月

十二年旱災通志

十八年建平旱縣志

康熙二年州屬大穰季志

三年建平大穰縣志

四年建平水

五年正月虎傷人先是千畝園地方有篠篁蒙稠旦二

十里為虎窟穴自上年秋冬屢出肆虐知州楊苞命獵

戶以火炮擊殺者數十至是報傷累累乃為文祭虎神

而盡伐叢篁焉見楊志

七年建平稔縣志



十年建平旱

十一年建平水

十三年建平稔

十九年正月潢水塘澄清三月餘

門志 案梅鎬云止半月餘

建

平旱

縣志

是年有虎傷人及畜知州門可榮有牒城隍

司驅虎文

門志其文云各鄉保報猛虎無數橫行原野盤踞山林到處傷人及畜不勝切齒痛心又

云涼德薄才履任乏善當卽此年故附于此

二十一年四月佑聖閣災

門志

二十三年建平水

縣志下同

二十九年建平大雪

三十年建平稔

三十一年州屬旱

季志

三十八年建平稔

縣志

四十年烈日中雷電迅擊風雨驟至泮池水湧數尺有

物蜿蜒直上櫺星門盡仆

季志

四十三年建平稔

縣志下同

四十七年建平水

五十二年建平旱



五十五年州屬旱季志

五十六年建平稔縣志下同

五十九年建平稔

雍正元年建平有飛蝗蔽天原文云一隊長數十丈自北而西所過

禾稼無損是年大穰

四年建平水

五年建平水

七年建平大稔縣志稱成熟云云

八年建平西鄉水

九年建平稔

乾隆元年北山猛虎成羣食人甚夥白晝人不敢行知州

李國相有告城隍驅虎文季志

四年北鄉麥一莖兩穗季志州後圃池白蓮並蒂州守李國

相有詩多和者合為一册

十六年大旱荒

十七年夏旱

二十年秋蠓害稼

二十一年春大饑斗米錢四百文民食糝糠及橡子



濮陽模乙亥丙子奇荒紀事詩辛未雖大旱仰賴  
 皇仁弭乙亥復奇荒禍延及丙子夏間風雨時良苗碩且  
 美誰知秋風來有蟲細如蟣攢嚼禾莖中禾葉皆披靡  
 豐忽變為凶千塍槁若燬比戶盡啼饑村落半逃徙春  
 初抑米價米價越騰起斗米四百錢中有五升水水米  
 亦難求持錢空入市市中何所有橡子及糠糝木皮百  
 草根種種皆供嘴勸賑名救荒大半欲肥己東西兩粥  
 廠日僅數斛米清湯不療饑得者更無幾城外叢塚高  
 累累皆新鬼即此餓孍徒催課甯饒爾朝飲官裏粥暮  
 受公庭捶生者鬻妻孥死者累隣里天災尚可支人害  
 何能抵誰描鄭俠圖上達  
 九閩裏

二十二年有狼白日入人家噬小兒甚夥江南舊無狼  
 至是忽有之相傳狼畏圈多以炭或紅土畫圈牆上以

辟之濮陽模有紀異詩

二十八年秋地震

三十七年五月梅雨大作忽夜震雷有蛟自山出溪水

暴漲漂沒廬舍多溺死者諺云五月壬子破水在山頭

過是歲五月壬子日雨果有此應濮陽慎有溪漲行哀溺行紀其事

四十年夏旱荒 六月民間相傳小兒有災著紅兜肚

可免數日而遍 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大雪有雷

四十一年夏四月水

四十三年夏旱

五十年春二月夜地震有聲 自夏至秋不雨斗米錢



五百文民食草根木皮幾盡溧陽交界山有土青白色  
取和麥粉藉以救饑俗呼觀音粉食者或至悶死 建  
平蝗所過寸草無遺

五十一年夏五月州屬麥秀兩歧先是有蟲如蠶黑色  
亦有青赤者食麥葉幾盡雨後忽不見麥大熟有一莖  
兩歧者而建平至有三四歧縣令周作淵呈於上憲時  
蒙城阜陽及宿州並有是瑞總督李 巡撫書

奏聞

案郡向不聞有是蟲方食葉時民皆愁歎以爲必無

麥矣走禱羣神未幾自滅稔穗秀發稔倍常年東坡  
志林載雍邱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  
既食其葉則實自病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輒斷  
其腰而去俗謂旁不肯今此蟲頗與相類乃無待旁  
不肯之驅除而麥自不爲害俗謂神力所致并目蟲  
爲瑞蠶建平亦同此說然實

天休滋至

盛世嘉祥觀奏章與採山得米挖草見糧同稱上瑞而宿  
郡蒙城亦有二歧之應又豈漁陽豐水僅見一隅者



所可媲美哉

是年夏五月十六日初昏有星大如月西北流其聲如

雷 秋禾大熟

以上胡志

乾隆六十年夏旱饑裕志

嘉慶十三年夏旱不為災裕志案湖州府志是年五  
月至七月不雨石米錢五千

十九年自三月至十一月不雨大旱饑裕志參  
新通志

二十三年七月朔日午大風雨雷電隱約有金龍起自

東南向西去州署前鼓角樓地拔木壞民房天壽寺塔

頂鐵蓋二飛擲殿庭裕志

道光元年州民耿世安五世同堂裕志引  
通志

三年淫雨自四月至五月不止山水暴發不為災裕志

四年春米價翔貴斗米錢五百以下  
新纂

十二年夏旱不為災

二十年建平水災新通志

二十一年十一月大雪深丈餘道路不通月餘人多凍

死山獸入人家厨竈

二十五年五月久雨水勢驟長溪田多衝沒



二十九年淫雨自四月至六月不止大水溢入州城田禾淹沒大饑斗米錢六百

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大雨積潦不爲災

咸豐二年三月地震連日月餘始定

四年十一月溪水忽漲起尺餘溝渠池沼皆然少頃卽平

五年五月十三日夜州北鄉東川村張真君廟爲暴風捲去無片瓦存後得真君像於逃牛嶺是年秋建平雨

黑豆

六年夏五月至六月不雨大旱九月蝗大饑斗米錢六百

七年夏旱蝗

九年新建試院成旗竿蹶其一 夏州民家蓄犬無故

皆升屋 除夕大北鄉村庄犬號如人哭聲

十年二月初三日粵匪竄入州境

詳見兵寇

日久田地荒蕪

斗米錢二千人相食野無青草 四月大風拔木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至除夕止積深數尺

同治元年大疫先是州民在賊中困苦流離死者過半至



是又病疫五月至八月積尸滿野傷亡殆盡

十年三月建平大風拔木壞民房新通志

光緒二年八月民間相傳妖人翦雞毛及人髮辮至九月

止

三年夏飛蝗入境

五年夏旱州東北鄉歉收十一月十五日夜雷

以上新纂





